退溪先生集 十九

書

共三十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書

答具景瑞 鳳齡○癸亥

示諭謹悉不外之意但混非爲往來之言所惑而以兩君爲非也士主見罷以士民而亦上嚚嚚之口雖無作過自當以謹畏處之此義理眞切處故請且勿相過從以見吾聞人謗言承之以謹畏之意云耳豈遽爲所惑而自外於久要間哉其餘處世等說大槩因此而泛言之非動於浮言而欲兩君學爲委靡之習星州本爲文

士晩節漸入佳境業未究而遽至於此其志甚可悲傷每念之未嘗不怛然也

答具景瑞 乙丑

近有小簡付鄭子中都事去後今日忽奉六月初二日書知春末在告俄喜勿藥之由 國厄何多又遭罔極之痛又聞畿甸旱極 陵所屢遷民力何堪何堪滉進退維谷上狀之日適值變故猶得入 啓已為天幸 寛恩許依獲遂大願愚賤之分死無餘憾無任祝天之至其中疎謬之愧未暇悉陳耳季文子曰見無禮於其

君者誅之猶鷹鸇之逐鳥雀也館學諸生意亦如此竟未得請未知空館之末當如何處之是可慮也暑熱園中未得縷數惟祈益昭遠業

答具景瑞 丙寅

滉抱近死之病朽殘無狀極矣苦被虛名欺世罔上死有餘罪而誤恩之中復有誤旨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日夜渴望臺章之出靡有所處尚此寥寥頃得廟堂數相公書所以指示可生之道亦如來示滉意妄謂二品正職其重如何明知不辨而爲一時恩命之故抗顏

一本當字上有勢字

而進受豈理也哉納告該曹非欲私納而得曹
經受之也初囑申暹謂諸告終當納曹勿煩送
來者謂待辭免得請則如此耳暹也不解其意
而請納於諸公間貽笑諸人亦緣滉辭不分明
之故可愧且旣謝後卽可辭退其無理如右況
以何辭可得退乎不得已當復冒上辭事將如
何惶恐不能縷縷

答具景瑞 庚午

月十四日書傳自烏川承知泰履冲勝欣賀交
深滉病中得春無救昏憒痰患根深其於端居

樂飢之味殊有不如意處然以其常理不足爲
言去年旣歸辭職 不允不敢煩瀆仄惕過一
年今上致仕文字禮典故事庶蒙 天許一生
罪戾從可洗滌傾企如渴校書活人兩提調何
不 啓遞以至今日益深惶懅望速處於該曹
也示諭曲折深荷不外少得開聾大抵事至無
可奈何處皆非人力所能如何惟思自盡其所
處之道曰冀諸公各敬爾儀毋舍我靈龜毋屈
曲如昇風聞奇君將去斯已得之朴學所處甚
難不知終如何至如拙者若遂此願則大幸其

他禍福之說亦安能預卜而有所欣戚耶

答具景端

示及伸雪追奪等事久知廷紳有此意甚好甚好第恐回 天之慶或未可必而反有掣動他機事之虞不知如何如何從祀亦恐不須汲汲而爲之大抵此等事先須 上意曉然於正邪之間而後爲之則事易成而無他患若慮不及此而强爲之雖幸而得成亦有可憂況未必成乎金事亦然

答具景端

謬詢婚禮諸條略以妄意註其下封納大抵親迎大節目旣未擧行此等小小節文固難以盡合古禮頃年家間亦如此參酌而行之矣惟在量處

別紙

納幣時古以子弟爲使而今用賤隸習俗已久欲遵用古禮之人於此亦不致意何歟以子弟固善然他禮不能盡用古禮則循俗亦或可乎與婚家議處

書式時俗所用只以祝文其無稽甚矣丘氏

儀節明示式例遵而用之可乎

不記丘氏文然用之甚宜

壻婦交拜男再女四矣婦先壻答相錯以拜則婦後再拜時只獨拜矣或云婦先一拜壻卽答拜婦又再拜後壻卽答拜婦又一拜則相稱云或云婦先再拜壻答一拜婦又再拜壻答一拜則相適云由前或則婦先一拜又再拜其義無據況婦後一拜之時無答拜由後或則婦再壻一相答雖稱而亦未知其當將何以取中乎

頃年弊家醮孫女婦先再拜壻方與婦偕行一
拜後思之猶未善今示婦再壻一復如之此一
條似當行之
同牢之禮在古交拜卽行而時俗所尚必用
三日依古卽行何如
卽行可也而習俗三日已久事多有不相應者
如何如何
同牢之時壻東婦西則各用饌床可也而或
有中設一床對坐成禮者各用似當此意何
如

中設兩對坐似非禮意當壻東婦西各用饌床

油蜜果床則用一可也

同牢之時初進酒又合巹只兩飮而必備三

盞何義依禮只用二爵何如但祭酒時傾少

許于地後又斟上酒然後舉飮儀節所錄如

此三盞之義亦或有據乎

三盞必循俗意然只用二爵何害

合巹古用小瓢而今不用之用之何如紅絲

之事尤無謂去之亦何如

然之用不用在所商决紅絲循俗恐亦無甚害

理

婦見舅姑然後壻見婦之父母禮也此則親迎後節次今旣不能親迎則壻在婦家安有不見婦之父母乎合卺若在初日則翌日壻行見婦父母之禮何如

壻在婦家安得待後而不見婦父母乎翌日三日看事如何而處之如何

答具景瑞問目

前問壻婦交拜之時妄意以婦先再拜壻答一拜婦又再拜壻答一拜仲禀而批諭亦以

爲是更考丘氏儀節則云婦先拜壻答拜而叙其節次則曰婦四拜壻再拜云婦先四拜然後壻答以再拜何如

婦先四拜壻再拜依丘氏禮爲善

同牢之時壻東婦西而中設一床坐對成禮非禮故以各用饌床仰稟而批諭云各用饌床而油蜜果則用一可也油蜜果床則不得已用一而不可各用乎設一於對坐之中獨不爲非禮何歟

蜜果用一本無所據一體胖合同牢亦義共用

一床不爲無文故前白云云然本出吾俗有何
拘礙量處爲佳

答丁景錫 胤禧○乙卯

伻書問病感荷感荷仍審賢閤有所患爲左右
奉慮滉此冬春來衰益甚病益逞旅中每有遠
然之慮果有月内南行之計舟人未定定卽行
耳以足下趣操加之以嗜學爲不爲俗習移奪
眞積力久則何不到古人地位顧病人伏隩無
由得見成就之美爲歎耳且中須先以韜晦爲
養德酬世之方不然吾學未成而先以駭世致

跲所謂無益而有害者也

答丁景錫

東湖追別興致殊不淺矣因兒子聞亦有醼行之物在儒素何能爲此益見厚意感感湖上一絕不嫌荊公之爲人特一時所感偶合其言故就和之耳但其末句未穩者本無一愁何百之云假有百愁豈一壺所能除哉今改云離愁不用酒驅除幸於本藁內抹改爲佳前云李某返魂時其學徒或步或騎之爭考之丘氏家禮中已有親舊騎乘之節臨行適未考本家禮然本

家禮想必亦言之此非奥僻難知之禮彼旣不
考而相爭吾輩亦閙而疑之可爲笑作平日於
節文不熟講臨事窒礙如此深可戒也僕自舟
來濕證又發兩脚與腹下皆浮滿甚可畏十分
保護僅得生踰嶺險未知厥後如何耳路遣奴
還草草

答丁景錫

東湖之别前書略叙今承月初八日辱報書具
悉縷縷慰感無量況舟行患濕今尚未快又自
初歸多被應接妨礙調攝又有姪子之喪憂病

相纏不意遽蒙 恩旨之下驚惶罔措僅力疾
修 箋狀粗陳螻蟻之懇方此席稾以俟事出
慮外至於如此撓悶柰何雖時尋舊業未甚專
精憒憒度日爲可懼也寄示和章兼拙句頓覺
開鬱拙句改處但欲領知何必改寫耶家禮所
謂卑幼亦乘車馬恐是指家衆而言若親朋則
不當以卑幼稱之大抵禮之反哭乃在當日事
非如今人廬墓反哭與葬日事各爲一項節次
也故禮無親朋迎主之節且送葬親朋以情之
厚薄爲遠近各已散歸則雖有終葬隨反者亦

必少也故槩以卑幼泛稱家衆則親朋之隨反
者當包在其中耳左右不同之說姑未詳之續
當求究公著有得則亦望諭及所云利欲界挺
脫培其本領此正康節所謂絶利須求在一源
者甚善甚善要在勉之然又有一說晦菴常訓
門人曰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彼自退聽此
言尤有味而省力更望埀念餘在別幅惟學履
增重不宣

讓畔之說讓有二義有二人相讓者有我讓與
人者讓畔當兼兩義看方是活絡然聖王之世

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故田者亦相讓以此而言兩人相讓之義居多若彼進一步則在我爲隱德之讓在彼則爲不率之民非所以觀聖人之化也如以叔世自處之道言之當觀其人之如何若其人猶可告語或與我有分則以直告而令改庶無攬善推惡之嫌不幸其人不可改又不與我有分則爲不知者而超然處之豈非善乎今此便人之遽草草殊愧在亮之而已

答金應順 命元 ○丙辰

山外一别歲寒音阻忽奉寄書宛若對牀披襟

欣爲無比亦審靜棲山房讀易玩占想於[illegible]
精微之趣深得其樂因味來書而知其必然也
滉苦於衰疾日覺添倍杜門避寒兀坐畫爐灰
而已滉於易舊忘新昧得足下來起懦因以尋
繹一番乃滉之幸在足下何裨而來諭乃云云
耶令人無以爲顔也但觀盛意深悔舊習之非
而痛欲懲改之此意甚善甚善然一時之悔過
自新非難而能終始不變卓然立脚於頹波之
中者爲難也以足下之才氣苟能辦得此心何
所學而無成何獨止於爲今世之名士而已哉

所患作立還毁有始而或無終則眞未可必耳如滉早年失學及乎覺悟之日志力已如許摧憊亦何能有所成就此所以每每撫卷而長嘆者也此邑儒士彬彬率爲春秋學未嘗有與料理象數者足下遠顧窮山屈首蝸舍令此老境得見麗澤之益此義何可忘也故愛之重之而屢進切磋之言也來翔欲再枉雖甚企幸苦寒寧可遠勞從人殆未敢望也昨見琴士任易文時未寫云此人亦未免懶病可嘆軍威兄前屢紙牘已爲未安今復送味吾輩何必以是爲情

面耶幸爲謝且勸止之以安鄙懷所冀力學自愛不宣

答金應順 丁巳

二月二十五日付丹守厚報書承保錬佳勝不任欣慰病拙諸況如前無足言者溪堂爲風雨傾撓今已撤去新卜勝地於山南水上絶有佳致深欲於此結茅送老無力可辦姑就溪上假屋以度日耳聞寓在城西不知經夏於何處龍仁之行其未遂否城中固好但切戒流徇爲佳一蹉脚則便墮落坑坎中矣算法稽問之故已

悉攤飯之義深荷諄喻然則攤飯本爲披飯之義以爲午睡者借用爲諧笑之語蓋朝飯實腹當午睡卧則實者稍紓故云攤飯亦如澆書之云夜讀書在腹朝飲以澆之耳而南錄則直謂披食所畢飯也蓍之數七亦荷示及向在都中借得朱余兩家經 世書註彼時已見此說旋忘不記前後講此義皆不擧云可笑況前所云由其用四十九故因可知 其數之爲七者非謬於義但未盡耳今得此曉然矣其以虛一分二以下爲七者果不可從也

答金應順

去夏聞公欲往龍仁意必在彼久闕修問果往未今夏作何工夫僕凡百不異於前唯衰病日加爾筭法其後再問於尹生否此間更加詳細果有數三誤處已改之未知尹生所謂誤處指此歟若都以爲筭無此法則啓蒙要補解及詳明筭法明有其法非僕意造尹生何以云云耶世或有獨是一已而盡非他人者彼無奈有此病耶然則亦不足尚耳公近自覺意趣如何已逝光陰難追而方來工力在己勉思自拔毋輕

泝徊此故人之望也

答金應順

審姪還自日邊承惠書幷寄來尹君所訂啓蒙筭法深感記存之勤仍審夏間久苦愆候賢閫又患痾殊重大槩入城後厄會連疊不勝馳懷想今痊除已久神觀益清健矣但此間遐僻迄未見三試榜目未知公得失如何然此自有時命得固不足爲挾乙失亦何須爲藏六耶滉幸此粗安第衰頓日增凡百勉強收拾於桑榆者不足以補中年之闕失日夕以是爲懼爾筭法

得尹指示如此之詳向者學於伯陽而未盡者
今因此悟得處多乃知學不厭精究而博問小
數尚然況其大者耶 其緊要處謹具傳錄但其
間未免有小疑者拙法不布法數與商數實依
詳明筭法而爲之又如九百四十分分爲十九
分用定身除法一準詳明皆非臆出尹君皆以
爲誤何耶此等所疑非一二 切欲再資扣發用
朱略寫於逐條之下元本封呈于左右幸拆視
參訂後轉示尹君再煩取其評答并示雅意以
終惠答至懇至懇溪堂爲風雨所漂撓壞却更

於下流闢一處泉石比舊頗佳欲葺小屋以爲
宴坐之所而力不能辦姑累石作臺日杖屨逍
遙於其上亦足以自遣恨不得與公同之耳

答金應順

去春得正月二十一日書知東行且停遂阻會
合之期爲恨深矣而未卽修報良愧不敏如今
盛熱想學履益勝僕之無似羸劣依然溪堂已
爲壑舟移構小棟隨緣偃息亦非藏修之所乃
於宜仁川上魚梁近地得一佳境儘可作書屋
以娛晩節但貧寠日甚無力可辦耳君近日意

思如何君美質可惜愼勿學爲媮習以爲當然而陷於自壞自汚也訂送曆筭因得細考始知前日誤錯甚多若非君吾安得質疑於尹君而正其謬必終身自以爲是而不悟也深幸深幸今將誤處一一改正封呈須更示尹君詳加參閱如復有一誤不惜更寫別紙或就元草內貼寫誨及爲懇爲懇又量田筭法亦所未曉問目同封去幷亦尹君解送破疑爲佳尹君處渇欲自爲書適因病冗今未果也

答金應順 庚申

金可行來傳惠書始知正郎年契下世不勝驚怛之至未審何證遽至於此頃歲病臥都下爲來相問雖自言多病尚覺充健耶知病者在世而健者反不幸耶尤深慘澹知公前此寄貲於此忽焉違去公之自爲謀豈不難乎果如來示之云也然觀古之士其窮愈甚其志益厲其節益奇若因一困拂而遽喪其所守則不可謂之士矣僕嘗愛公材稟本美文藝大進但志操似不堅定中間雖有悔悟之意亦無激昂勇拔之驗不能不以爲疑今得來示如此甚可嘆也世

之一種膚下者旣不足數而天之降才如公等輩未可多得乃因一窮字而欲自棄於滔滔者耶老疾昏繆不能自力而敢作僭率之談亦知爲罪公旣不外老物而罄竭中悃老物何敢自外於公而有所隱耶未有面晤之期惟萬萬加意策勵以幸士友之望不具

向上事姑且不言雖漢晉以來之士稍自樹立者孰有不堅志節滔滔混俗而能名世者耶

答具子强問目 健平問 延答

又難廢陸指應接事而言乎指工夫而言乎

只又但三字語意相蒙而未曉曲折

所當應接處不可廢墜而不應接故曰難廢墜

若謂工夫則不當下難字也只如舊言無欲變

好事也蓋雖無好事還事不可不應故曰多難

廢墜然於應事處但當慎察足以變目歟云但

靳靳度日爾

靳靳

去聲音近固也又靳制其行也蓋本馬當膺[illegible]

也故有制其行之義然恐字當作斤斤斤[illegible]

[illegible]斤亦去聲

謹守格法專指可改之道而言乎兼指二者
無改之意乎
所可改則明白而改之所不可改則不改而已
此之謂守格法是當兼兩意看若云隱忍遷就
則非格法也
使知所以自求者惟深切所謂自求者蓋指
奉承遺體求免於虧辱之意而言也
所謂自求者來說是也聖人之告人如此惟深
切以求之庶可用力不然雖聞聖人之教無益
也

諸家之說多不出此此指其說而言乎

先儒說此者多不出於此義此義卽幾微之閒

以下先生自說之義也

不然設譬引喻所謂不然者恐語意似不參

接歸生許止事也通上文所謂不知幾微之

閒以下等語而反其辭也

是

歸生許止各是發明一例在歸生許止各有

發明格例不須援引爲證也

是

須知顔子默曉聖人之言顔子所以默曉者
便知親切道體乎一說須知顔子默曉聖人
之意然後便知親切道體處恐前說是也
前說是

化而知栽

常人之學雖益而不自知是不知所裁者也惟
聖人自十五至七十漸進而至極所謂化也而
能就其中知其立知其不惑知其知天命知其
耳順知其不踰矩所謂知栽也

立一下法

此當從近本立下一法言聖人爲立一法也下
字是立法之間語助辭耳
引荀子大昏之未發祭之未納尸喪之未小
斂一也所謂未發者何事也失禮之中又有
失禮呂博士引此比而同之乎所謂趙氏春
秋纂例之說抑何意耶
呂博士引荀子此語以解之但荀子說未詳何
意趙氏纂例之說疑卽集註所引趙伯循禘祭
之說也
陳幾叟與羅先生問與者參字之意乎呂與

叔有中庸解而二公皆說了註脚乎龜山解

今之或問中辨乎

與猶及也與叔有中庸解陳羅二公皆以此解爲說得浸灌浹洽勝於龜山解龜山解却似枯燥也龜山解見於中庸或問者耳

便是日月至焉氣象進乎意則然矣而論語註解似與此不同抑有微意乎

進乎說雖善似非夫子本意故朱子集註不得用其說

竿木隨身之說

竿木如今竪立車上作戲之木也竿木隨身逢場作戲禪家多用此說場卽優戲之場言身有其具則隨處作用不能自已也

包羞

言子路未至於廓然明達無所不可處故未免有疑如使聖人有所疑礙而得之是包羞也龜山本語雖未見恐不過如此也

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

前後際斷未詳恐前後只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前後際斷似指言聖人地位人所不及處

如程子所謂此地位直是峻絶大段著力不得處耳使言語不著猶用言語不得也如何如何

發憤忘食言其求道之切所謂聖人自道理中流出猶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乎然今之論語註解專指求道之意似與延平之旨不同何也一極際氣象抑何言也

所引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說以明延平之意得之但朱子於此以爲求道之切論語註以爲好學之篤後此於前不無些稱量點化意思不可謂全不用延平之旨也惟延平則渾然作一

氣象看朱子則有未得已得之分爲少異耳極
際恐如所謂全體至極之意

鬼神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竊恐鬼神非
弄得物事豈人之所要以有無哉謂之要無
便無者尤所未瑩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
其誠則無其神語意平穩似不類是耳抑別
有微意乎

鬼神要有便有要無便無亦非謂弄得有無也
正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之意
同恐別無他微意也今行得一祭因吾誠敬之

至不至而神之歆不歆係焉此理昭顯甚可畏
也
鄕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延平爲上
底人而鄕曲只道延平是箇善人一說鄕曲
論人以上底人只道是箇善人延平必不與
人辨詰必待問後方與說也恐前說近是而
他也畧不與人說以下乃別起之辭而不與
上文相連也
愚意恐二說皆未安以上底人如今人說識理
之人也謂鄕曲中識理之人亦不知延平爲有

道人只道他是善人進乎亦自不輕其道不肯
略與人說云云耳
始信前日諸人之誤孟子註諸儒所見不同
蓋指此也
上文言亦有此病者謂正與助長之病也今推
見實理知此等病痛而改之始知諸儒爲學許
多誤入處恐非指註孟子不同而言也
設張羅落者大
設張猶鋪張也羅網羅也落韻會絡通作落又
籬落之落本作格音洛通作落虎落以竹篾相

連遮落之也合此數義觀之羅落當爲包拌之
義也
今日習春秋者皆令各習一傳拜習註解拜
字恐拚字而訛也
拚字之誤
却怕於疋似閑底事
疋似恐猶恰似正似之類言却恐於恰似無緊
要之事卒然起來纏心則除此爲尤難不可不
着力云耳
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朱子每以謂得李先生

後成就所學而猶有少此之意乎

朱子於延平之門得静中有主宰存養之法由是免入釋老去而學之宗統在是然說静不着說敬程先生已言之朱子豈得以師門之故而遷就爲說耶

伊川令呂進伯去了韓安道韓安道何許人也

未詳韓安道爲何人應是死而作禍福以食於淫祀如蔣子文之類

文定代云千本云云不若龜山之遜避仕不

爲貧而有時乎爲貧龜山猶取此義對人[illegible]
了文定則以段干木代龜山之說延平意以
謂此則無迫斯可見之義不若龜山遜避之
意須與鄭斯文惟一講此段作此看猶未瑩
者意所謂遜避者龜山之出本爲道而不自
居也文定之代云干木者亦欲龜山寧踰垣
避之而不出乎
干木字若果爲段干木則依俙似有來諭之說
但去段字只說干木已爲可疑況劉公所問必
是龜山所以出之故龜山答以爲貧而仕斯其

爲遜避之言也文定代龜山而答劉公則亦當
答所以出之故如何可也何故却擧段干木踰
垣而避之事爲答己出之辭乎其義全不通愚
意干木卽竿木之誤作或省作竿木隨身逢場
作戲之義已見上蓋文定代龜山擧此語以答
則是自謂身有其具不能自己而出也自任之
意太過故延平謂不如龜山之遜避云耳如何
如何

　李先生云橫渠說不須看所謂先入了費力
蓋指橫渠正蒙等語而言乎延平之不欲以

此勉初學何意乎

程先生亦謂橫渠說道有過處乃在正蒙云大抵多由苦心力索而得故往往有安排牽强處說得不自在正與延平融釋脫落洒然自得處不相似所以延平云云

呂與叔論民可使由之處意思極好處何謂乎論儒佛雜學之弊所引其說何意乎

呂氏本說令不得見不可臆度附會說深爲嘆惜

来延平看親看親即省親乎

固爲省親然不是謂父母但省視親戚耳

忘情乾慧得所休歇

古禪師語錄有狂慧乾慧之說曰佛相是解悟人無正見只是學解謂之狂慧亦非乾慧乾慧者悟得正見爲無定水浸潤旣非悟解只認得生死垢心却成邪◯右見於韻府者如此未知何謂◯禪家有戒定慧之說曰戒生定定生慧防非止惡曰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曰定心境俱空照覽無碍曰慧以此觀狂慧乾慧之說旣人無正見只學解者謂之狂慧而非乾慧也則

乾慧者悟得正見乃定而生慧能造其極者也
所謂無定水者謂心未定則累於外物如水之
浸潤也若爲此水浸潤乃沾濡之慧非乾慧也
今此語錄正釋乾慧之義當曰不爲無定水浸
潤可也止曰爲無定水浸潤不可曉或曰爲字
上脫一不字恐或然也

操戈入室

鄭玄傳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
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
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墨守墨

翟守城之法言公羊之學無敵於天下如墨翟
守城然也

渠初從謙開善處

嘗見後賢說謙開善僧名蓋謂朱子得禪學於
此僧故延平云然但不記語出何書行當尋檢
出耳

可惜忘錄此子近聞其爲絕世也遵堯台衡
二錄見上而不知何書也此文字亦未曉句
斷文義

可惜忘錄謂二書忘不謄寫而爲八一哥取去

不得再見爲可惜耳此子指八一哥其人必從仙佛之徒絕迹遠去故云云但以豫章之子而從異教甚可駭異遵堯書事實向見性理大全名下具言之但性理書在溪舍而滉在山齋未得取考記得不分明幸取檢則可知台衡之義未詳

答許美叔 篈○庚午

金子昂來寄書存問老感何勝前者幸屢相見愛莫助之歸臥遐想徒有耿耿書中以不能相尋爲恨此則賢者之誤料而幾於失言也滉龍

鍾日退直作萬山中一老農耳公來欲何爲耶吾言非妄子昂知之而去示紙徒還畏公訶責略註數語於各條下不知而不知止亦一笑也所冀將稟過庭之際而定去就庶不至大誤也

問目

竊嘗於羣居之時論及存養之事或云當屬知或云當屬行或云兼知行若專言知則如正衣冠尊瞻視之類皆是著力處不可偏指一邊而言若專言行則若非知之則何以能行唯兼知行之說似爲適當而未知所折衷

伏望下教

謂存養屬行者爲是不知則固難行然豈可因此而謂誠意正心爲屬知又豈可謂兼知行耶

凡讀書之法固當嚴立課程然必如是則急遽之意或反爲主而沈潛之味乃至不足若捨此而隨其日力之所至徐觀細讀則又覺悠悠泛泛適所以長其姑息之心都不濟事奈何

課程須嚴立志意須寬著所謂嚴立非務多也謂量力立課而謹守之也所謂寬著非悠泛也

謂虛心玩繹而無急促也

大學小註中亦有太極之說太極本是易書中語也讀大學者因小註而可以知太極耶

須讀易然後可知太極耶

繹至善之太極固是大易之太極非有二也然欲求知於大學註不啻以蠡測海也假使讀盡易書濂溪書亦各隨其人智識高下用工淺深而所得有不同未可遽以能知太極槩許之也

內則三十博學無方夫人生而入小學則隨其年之多少各有所習無容躐等如十歲學

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之類是
也及其進乎大學則不當專治一事自天下
之萬事萬物以至身心性情之德皆當窮究
到盡處此乃博學無方之義也未知如何
說博學無方之義得之大抵小學中預言大學
事者多非獨此一言也
遜友視志註云視其志意所向或云順交朋
友而又當詳視其人志意之所向以爲去就
或云因交際而驗吾智之淺深二者孰優
當以前說爲是因交際驗吾智之說不可曉

周禮大司徒章上文叙六行則云孝友睦婣任恤下文叙鄉八刑之目不弟之刑反在睦婣之下何其倒置耶

賈逵曰六行之友專施於兄弟八刑不弟兼師長言故退在於睦婣之下此說良是

執床與坐註云將坐之時少者執此床以與之坐恐不然蓋長者將改臥之時少者執臥床及坐具也如何

恐當從前說

醫不三世三世者祖子孫乎抑師弟子之傳

接至於三世乎
不應以師弟子稱幾世也
官備則具備註云具者奉祭之物也竊以
爲雖外內之官不備視吾力所及當盡力而
已豈可待外內之官備然後乃備奉祭之物
乎未審所謂具者的指何事
非謂官不備則物不備亦非謂官備然後方備
此物主人主婦各有所薦獻假令主婦不與祭
而主人或他人代之則雖薦此物亦不可謂具
備故云耳

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陳曰致齋若心不苟慮之類散齋若不飮酒不茹葷之類吳曰內外以廟之內外言或以前說爲長或以爲二說皆有理當兼看如何

雖兼有此義然其內外字實以廟內外言

辟咡註云辟偏也咡口旁也蓋長者偏其口與童子語也負劒詔之則長者之口不得不偏故也或以爲偏向童子之口旁未知孰是

謂長者偏其口而與之言也

聲容靜註云不噦咳也恐未盡竊謂聲容

大抵謂言語之間其聲徐徐而安重無[illegible]
喧閙之失也若偏指嚱咳一事而言則恐其
偏也
來說得之
立如齊註云當如祭前之齊謂方祭之前乎
未祭之前乎
方祭以前皆爲祭前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言不惰獨舉冠者何也
言不惰之惰字未知其義
少者有不容盡如禮故獨舉冠者惰如戲慢之

語
不屨絇註云用以爲行戒未詳行戒之義
古人無時無處無物而不存警戒之意如行履
戒慎之心寓之此物耳
共飯不澤手註云古之飯者以手可疑豈有
以手殽飯之理乎假使有之亦爲鴻荒之時
其無節文也明矣伏望曲誨且摩手而有汗
澤亦未詳
此義曾與景善往復解說今不記試叩景善可
也然愚意亦如來喻記禮者之世已非窪尊杯

飮之時豈有共器而手飯之理程子曰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賢之旨得矣如此等處闕之可也

毋咤食陳氏曰當食而叱咤孔氏曰以舌口中作聲孔說疑長如何

孔氏得之

司馬公論喪章首云禫而飮酒食肉是則因今俗通行之禮而言其下則曰大祥之前皆未可以飮酒食肉是則據王肅之說服二十五月而除也二說似有前後之不同而載乎

一小學書何也君子至當歸一之論果若是乎

此事禮家已有兩說然中月而禫本謂大祥月中自鄭玄訓中爲間之後遂爲二十七月而禫朱子以王肅說爲得禮本意故家禮大祥後飮酒食肉而禫從鄭說禮宜從厚故也其後丘氏禮儀飮酒食肉於禫後故今人以是通行皆是從厚之意耳禮之本則只以孔門彈琴一事觀之可知王肅非誤也

管寧穿榻之說或以爲此指榻上席之穿耳非指本榻而言也若本榻則豈有可穿之理

乎此言何如

實謂不偏言其久於竪者之至耳

伊川曰性卽理也此指本然之體純善無雜而言未說到氣處橫渠則云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此則合理氣二者而說性兩說似不同何也

言性固有指本然之性者有兼氣質而言者何疑之有

志意固難分先後然或以爲意居志先或以爲志在意後將安所折衷乎

忘意本非相終始相首尾安得而强分先後耶昔朱門人欲把操存涵養分先後朱子以不急而深非之況此不當分而强分之非但不急而已也

呂與叔詩文似相如殆類俳之殆字或以爲始或以爲反只輸顔子得心齋之輸字或以爲致盡之義或以爲贏輸之義何者爲勝

殆猶近也輸猶致之也

秦少游詞云天若知也和天瘦或云與瘦字同與也或云如字若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

何如

瘦字是

心經末篇臨川吳氏尊德性道問學之論深中末世學者之病固爲大有益於後然於其間有不能無疑者陳北溪在朱門中最精於窮理而乃以口耳之學誚之至比於穿鑿破碎之雙峯無乃誤乎且下面云觀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此言亦爲深切但自悟恐有禪學之弊何如

來說善矣但吳公意惟在救口耳之弊則朱子

之意固亦如此只是吳意專欲以禪學率天下
故其言之偏主一邊已不可掩且如吳公以四
十年窮理之餘猶不能無問於人若使人人不
事窮理而徑欲有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
得之寧可有得又豈有不誤入者乎是則其言
之弊病不但自悟二字而已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吳氏曰逝字指道
斯字方指水竊恐太分折無意味若以爲逝
字喻水流行之體如斯嘆美之辭如此看則
如何

異說是也集註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
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此正說逝字爲道處
其下云可指而易見云云是說斯字

明道以出入無時莫知其鄕爲非聖人之言
殊未詳抑別有意乎

明道以出入二字爲眞有出入看故以爲非聖
言伊川謂心豈有出入亦以操捨而爲言於是
其義洞然而無可疑耳

莊周肆其荒唐之說排詆聖賢籧篨仁義此
固異端之尤者而程朱皆以爲大秀才何也

云大秀才已是賤之外之之辭

胡文定公春秋傳序云使亂臣賊子不得肆其欲則戚矣未審戚字之義何也

戚恐是心動不寧之意

文公感興詩譏馬公之記始三晉以爲迷先幾而修綱目也亦不改舊例何也

文公只是述馬公之業非自有所作故只仍其舊

程子以侯師聖之言爲可以隔壁聽未知隔壁之義

言不親切與隔靴爬痒相似

大抵爲國者其於妨賢病國之小人必遠而置之無人之境以禦魑魅而後已宋元祐流蔡確于新州是固事理之當然而范忠宣力爭之以爲不可何也

彼時諸賢憂確之難制因言語之失而遽置之死地確雖妨賢病國之小人其罪未至於大著而如此范公恐其心不服其黨有辭而爲後日之禍故力爭之然范公此舉朱子又以爲非也

昭烈不相時而動興師伐吳是所謂忿兵者

而諸葛武侯任格君之責而坐視其君之過
舉略無一言之匡捄何也

此等事後人不見當日事如何臆度得

柳子厚作非國語篇東坡尤其議論而又有
作非非國語者何者爲然

國語非國語及蘇李諸論俱所未詳不敢妄有
云

宋元祐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後世之人
或有以爲伊川亦嘗有意於其間云云無乃
以己之私心窺古人故有此語否

伊川於東坡但以正待之以直報之未見有
立黨於其間但朱賈諸公似未免少有其意耳
此豈與於伊川事哉
朱子曰安而後能慮非顏子不能之若待有
顏子之工夫而後方可到此地位則玩歲愒
日之徒殆將據斯言而益怠矣未知如何
朱子非顏子不能之語特一時偶主一意而云
耳若答李敬子問此條則曰經之所言是學之
等級然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乎其人難以一
槩論也此乃周徧不落一邊之論知此則無可

疑矣

又云常人多至安處住了其病痛在於何處

只是見理之淺立志之懦淺故不得而已足懦故無意於勇進

朱子論定靜安慮得五者云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由此觀之則似若甚易而其下又有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之喻無乃前後相戾乎

語類陳子安問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有次第無工夫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

止處便是工夫蓋既曰功效則其次第自然初
因而見然則其工夫不易處正在知止上今不
究上下文使語意不全而徒曰甚易非也挽弓
之喻卽非顏子不能之說已見上

邵子詩安樂窩中好打乖未詳打乖之義或
以爲打去乖角亦恐未瑩如何

打猶爲也謂爲乖異事邵子非作乖異底人而
自號爲打乖者如無名公傳所述等事自以爲
乖亦是玩世自嘲之意也

世人以金梅月之披緇爲不足觀在爵之意

以爲梅月遯世一節固未合於中庸之道然
而身中清廢中權如此看則何如
梅月別是一種異人近於索隱行恠之徒而所
値之世適然遂成其高節耳觀其與柳襄陽書
金鰲新話之類恐不可太以高見遠識許之也
朱子之言有曰伯夷微似老子又云拙賦似
黃老殊未詳
恐纔到難處便脫去此伯夷似老子處然其叩
馬而諫老子未必爲而伯夷爲之故曰微似耶
○欲以拙朴無爲率天下黃老之道爲然而[illegible]

溪賦云云故朱子之言如此

凡讀書者必也博觀經書無所不讀以洽其聞見然後反就於約乎抑篈之意以爲必以近思或小學或心經或大學書必就數書之中將一書沈潛看過讀此之時不敢輒及他書必待此一書首尾貫通稍有所得然後致博學之功則何如無乃流於徑約乎

先博後約孔顔思孟皆有此說本非不可但或徒博而不反約則恐有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之弊故有後說云云若能以此立本定志而不

落於徒博之失固爲善矣所可慮者於先所從事處僅窺一斑而已自喜其簡捷矜負自足不復有意於博文一事遂陷於異學而不自知此又不可不以爲大戒也燈下眼昏朱眩書不成字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書

答鄭汝仁 崐壽○丙寅

久阻聞問忽承惠音無任欣浣僕困於積病今又聞外議有不爲病人地者不知終竟如何心甚無聊景賢錄前所印來者太似疎脫故更以公所錄寄世系事實詩文及義與所寄幷此中曾所得者參互合編其館學請從祀疏文似繁剩不得已稍加裁節而載之編末却寄順天令其改刋近得龜巖書云幾於訖功非久想印布

矣同年司馬等幷錄事若以同年而與先生交游者則可矣不然只以同年故而錄之則近於虛張彝尊錄亦恐未免此弊況今一時諸公交游虛實皆未的知何可謾錄之耶思齋日記文集已畢考否今雖有得難以追入恨如之何承許枉顧幸矣所未知者病人蹤跡如何耳

示諭婚禮如是爲之猶爲彼善於此亦可因此而爲漸復親迎之兆矣若與婚者非其人之疑此則各隨所遇而處之何可預論耶

答鄭汝仁 己巳

滉頓首在都具知並喪羅酷罰顚遝萬狀病未赴
慰歸抱愧恨伏蒙示狀獲審孝履支勝不任慰
釋滉　天賜恩覆屛保餘喘他無足云若如詢
及數事皆是莫大之禮豈懵陋人所能臆決須
問於當世知禮之君子或以咨稟於禮官而取
僉議決之則可永爲典式尤爲至當矣佔畢先
生之言未知因何而發雖依其言而處之但從
夫服期而勿用申心之制雖稍加於古而亦不
至太徇於情不知如何若不爾而從棄情之擧
則其除似當如來諭後月之朔而節文亦如之

妄意雖重服在身既云除服則暫服黲服而行之既而反喪服不得不然也所諭齊衰期除服恐亦此同然皆出於妄料未有經據千萬於送終大事勿輕用貽後悔也率易爲罪惶恐不宣

答鄭汝仁問目

夫爲人後其妻爲本生舅姑服期其前已瀝陳鄙意雖違禮服大功之文然其止服大功太不近情可如此從厚故也夫申心喪而妻不許申固有如來示之未安者然自禮之大功而引之於期已就矣復自期而引之於三年其爲徑情直

行不已甚乎所以不敢輒許其申也然雖不許
申爲其妻者亦不必二鼎而烹飪對案而飮啖
自有隨時之宜但必欲立爲申心喪三年之法
則不敢耳

除服各服其喪之除服卒事反喪服禮有明文
奇承旨之意未知何如而云爾也然則既不服
緦服又不與小祥祭則是自此以後至畢喪無
復更入於其喪次矣恐無是理也今之喪人廬
中或未能常著衰服者多以麤布白衣居之廬
中依此以處似不戾於權宜也如何

黲色與玉色無甚異從俗何害

小祥後往來本生喪時在途及廬中恒服恐不得輒去衰服入于本生几筵前則亦難以衰服服玉色而入卒事還又返喪服如何如何

妾於別處除服恐當與成服同成服條爲位不奠其註云若喪側無子孫則設奠如儀云其不然者不奠明矣

答鄭汝仁問目

朱子答陳安卿書曰某家不曾用明器云云而家禮却有藏明器一條明器者待死者以

有知無知之間恐是孝子罔極之至情而朱子之所以不用者何意也且如笣筲等物尤見不忍死其親之至意而家禮註有雖不用可也之語今當何如

古所謂明器象平時服用人物車馬之屬皆為之故朱子以謂不必用若如今人行器等亦不用則奉安笣筲亦當用

祠后土祝文朱子家禮稱后土氏而瓊山儀節據大全集稱土地氏今按大全所稱土地皆是所居宅之神而於墓山之神例稱后土

不知瓊山所見如何而據以爲證也
當從朱子家禮
今不用挽詞不知何如
廣求虛誇則非不然用之何害況今用者多而
不用者罕乎
崐壽出繼從伯父之後今遭本生母喪又遭所
後父喪本母當祔於本母之祖妣則祖妣之
主又在所繼之宗於隮祔之祭崐壽當以宗
子主之而又以重喪在身則祝板當何如書
乎當書曰孝曾孫孤子某使再從弟孫哀子

某適于顯曾祖妣某封某氏祔以孫婦某封
某氏云云又於本母前曰從姪孫子某使尋
從弟孤哀子某薦祔事于從叔母某封某氏
適于曾祖妣某封某氏云云吾與舍弟並告
于本母而曰從姪某使尋從弟某云云於情
意極為未安不知何如
祔祭四稱謂雖極未安然舍此無他道理無他
故實可作稱謂只得如是
祠后土祝文改葬則曰宅兆不利將改葬于
此云云新葬則今為某封某氏營建宅兆云云

云今新舊合葬其祝當何如書乎欲書曰宅兆不利將改葬于此以某封某氏祔云云何如

當如此而祔字上加新字

改葬前一日當告于祠堂而服衰入廟極爲未安若使無服者假告否雖服衰而不若自告否抑欲權以墨縗入廟則何如古人多言墨縗而墨縗之制未詳今欲邑紵網巾黑草笠〔國喪則用白笠〕白衣白帶白皮靴子不知可否

改葬告廟使無服者爲之而已不入告亦甚非

宜其服如來喻爲可蓋畢練令無而又當 國

喪故也

改葬時贈玄纁送明器等事當一如初葬時乎雖合葬亦當各具否

改葬玄纁之類隨力措送雖合葬力不及之物外不可兼也

竊考丘瓊山改葬儀節當就墓所只行一虞而止新葬則有反哭三虞於正堂之禮令合葬則母之初虞當並父之虞而行於墓次旣虞之後反哭母於室哭畢却入廟告父以改

葬自再虞仍只祭母於堂吾抑既題神主卽當反哭則父之虞亦當並行於正堂自再虞亦只祭母否曲折處之甚難伏乞詳敎

兩葬行虞之節按禮偕喪偕葬先輕後重虞則先重後輕今改葬當虞於墓所新葬反哭而虞

竊考祭禮初獻主人爲之亞獻終獻則主婦或主人之弟或長子或親賓爲之而不許諸父諸兄爲之今雖諸父諸兄共祭亦不使爲亞終獻只使主婦或弟或長子或親賓爲之乎諸父諸兄或欲自爲亞終獻則亦當以主

人旣以子弟之行爲初獻不可倒使尊長爲亞終獻之意申告强止之否不知當如何

亞終獻不使諸父應有其意不可考然以情理言之廟中以有事爲榮況諸父之於祖考非衆子弟之比終祭無一事豈非欠缺耶若諸兄則其所云兄弟之長此兄卽諸兄也非不使爲獻也來諭中告而强止之恐不近情也如何

后土祭家禮無醇酒而瓊山儀節有醇酒之文醇酒當傾少許於地而以其盞卽奠于神位如廟祭之祭酒乎

從朱子

改墓開出舊棺未葬之前當行朝夕上食否

改葬朝夕上食不可考然今旣見柩事象初喪

者多恐上食爲當

虞祭謹按家禮無參神條儀節雖補入而乃

在降神之後蓋旣出主不可虛視必當拜而

肅之則參神宜居於降神之前謹則所以爲

將獻而親饗其神之始則降神宜居於參神

之後今欲先降後參倣四時祭爲之不知可

否

虞祭參神朱子所以虞祭無參神一節非闕漏也虞者祭之未吉者至卒哭而後謂之吉祭且參者謁見之名當是時如事生如事存之兩際故去參神以見生前常侍之意行降神以見求神於恍惚之間此甚精微曲盡處瓊山率意添入恐有不知而作之病也當從朱子

來諭先降後參恐當作先參後降

答金景純 守一○乙丑

溪上之別依然山中因風時得僧來惠書知移寓滿月菴雪山淨掃清興無涯令人矯首馳遐

想也老拙在此苦纏寒疾鈍滯之思比前益甚雖二令弟諸君時來扣寂無以相發明可笑歎耳審知李德弘洪胖二人得接款論可謂其幸矣二人意嚮可佳亦往往窺得一斑但讀書不多看文字多礙見義理未徹與之論學殊有未契處耳辱示人心道心說甚善甚善其言似有兩心而非兩心及私爲所獨之義危微二字之辨皆得先儒之意又謂人心與道心不可分體用人心不可決去所論皆得之但所謂惻隱之心是道也而目之所視易得而感羞惡之心是

道也而耳之所聽易從而發等語雖本於視散
本聽收金之類而云然惻隱與目視羞惡與耳
聽不相櫬貼而如是爲言未免有附會剩出之
病耳大抵此言是古聖相傳心法其義理精深
微妙雖以河南之心學只認道心爲天理人心
爲人欲朱子亦初從其說至晩年義精仁熟盡
性至命之後從中庸序乃以形氣性命之說闡
明千古之疑晦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覩後學
但當謹守其說而精之一之慤實用功爲聖爲
賢皆無不可奈何道術易差人情好異近世羅

整菴困知記以道心爲性人心爲情此正來喻所辨體用之說也此說甚謬而盧寡悔首尊信之諸人多惑而從之難以口舌爭今公能明其不可分體用則可以破彼分性情之失矣然古人不云乎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觀來喻末二條苟能如此用功朋友之望庶幾無失而懦廢之學亦有豫於善導之益矣千萬祈懇之至不宣

答金士純誠一○壬戌

別來常有相聚未盡之歎卽見來書如復對床晤語深慰深慰大抵只在向前加工日征月邁

一本當違 書

要至於熟之而已但老境所望惟在年富力彊之朋友而公於近日不無愆度奉慮非淺須爲此事萬加寶嗇幸甚

答金士純 乙丑

新正書至承履端休勝老拙去冬苦纏寒疾即今 王春布和始有昭蘇之望而雪山冰凝尚未解園擁爐自衞朝昏懍懍金而精久留溪齋與安道孫讀晦菴書頗資講益未了數卷忽聞其弟喪婦慈親失攝遑遽而歸可恨人事之多違也向因賢仲知仲春聯璧入泮凡百切祝加

勉更願勿太露鋒頴尤宜深戒不具

答金士純

數月之間麗澤相資深覺其益别後索然書來良慰良慰今之爲士者固不免科目之擾旣曰不免則頃日諸君散去亦不得已也但亦須常記得箇中自有超然處皆學兒曹一例忙及不用丁寧防曲學寒窓久矣共心期等句爲處心第一義可耳滉今日始出陶山秋晚巖麓寂寥荒寒中幽尚甚適試期若退於諸生所處稍有寛假之幸矣餘惟珍嗇益重

答金士純問目

昨當私忌而壓尊不敢告殊覺未安

昨日之事今以來示觀之正是欲致謹而反生病也當初辭以忌日而不入非爲慢也若以初到未見不欲徑辭則來見而告之故以去亦可也所謂壓尊不伸私服者如臣於君前之類非謂尋常長者之前皆不得伸也旣不敢告又不敢出此臨事過謹之病也若告故而長者不聽其去則如昨所處無不可耳

私忌遇尊客設素食何如

私忌遇尊客而設素食本爲未安然忌有隆殺尊客亦有等級滉於亡妻忌日方伯欲來前數日泛稱家忌遂辭於旁邑方伯不聽而來此乃忌輕而客尊不敢設素但於進肴客肉而主素方伯察知令俱進素矣若遇忌非此等之輕君子以喪之餘處之也何可謂進肉爲宜乎自非極尊之賓恐皆當設素爲禮然其中實有未安者故古禮以忌日不接客爲言今欲遵此禮而客或知主人有忌亦至則非矣又如當筵而聞緦麻等服撤膳止飲禮也而客不知止雖客之

過然爲主者尤不得辭其責又若服未盡而過
尊長强之開素此等事皆當以善辭得請爲期
至其甚不得已處蹔依朱子答門人說處之恐
或可也

忌祭邀客已赴人邀何如

忌祭邀客已赴人邀雖爲非宜況自不能盡如
禮不敢爲說以報然雖非當日參祭之人而親
族親客在傍雖與之同餕恐或無害若辦酒食
召遠客則自不當爲耳

高祖之祭準以古禮則士大夫分不當祭而

朱子著爲家禮何也

祭高祖斷以古禮則士大夫似不敢祭然高祖旣有服禮記又有干祫及高祖之文故程子以謂不可不祭朱子因著爲家禮令好禮慕古之士依此行之豈爲僭乎但 時王之制祭三代有典夫子亦從周則又恐難於據家禮盡責人人以行此禮耳

七日戒三日齊古禮也而家禮時祭只言三日齊何也

七日戒三日齊古禮爲然故今 廟社四時大

享百官前期十日受誓戒誓戒之辭正以云云
之事爲禁前三日入淸齋所惡人不能盡如禮
耳蓋大享禮之至重故如此其他祭不盡然也
今人居喪例於葬送祥祭之日設酒食以饋
弔客甚無謂也
喪次設酒食甚非禮而其說甚長今不敢執云
父兄以子弟讀書爲重家廟祭祀之時或在
山房或處旁近而不令與祭於心甚未安
讀書爲重而不得參祭摻之餘力學文之義甚
未安當以開陳得請爲先然若請不得命亦當

從令恐不可率意直行也

答金士純問目

昨承自非極尊之賓恐皆當設素云云已聞命矣第未知所謂極尊者以齒德乎以爵位乎

極尊謂如下士於公卿之類非以齒德論也蓋下士爲私忌而設素於公卿之賓恐不可爲昔卑之私故難以及於尊也雖重忌亦然但於已也重忌則設素輕忌則設肉不食何如輕忌如妻子忌之類

七日戒三日齋只施於大享而他祭則不容盡然者何

七日戒三日齋在士大夫則家廟四時祭齋戒是也但家禮只言前期三日齋不言七日戒必有所以然當思而得之若忌日則通言前期一日齋戒而已家間每遇親忌自有不忍之意故從前二日齋戒今若幷七日則爲十日齋戒雖或甚厚自一介篤行之士言之誠是至孝然以是爲天下萬世通行之法則恐或過中矣

一忌者喪之餘當親忌食稻自有所不忍昔吉

注書每於是日疏食水飲依此行之何如
吉注書忌日疏食水飲甚善後人法之亦固至
意若其人有父兄在則如當餕時父兄依他食
稻已獨別設疏食豈不難乎不知若此處當如
何
喪次設酒食固爲悖禮所謂其說甚長者何
謂也
喪次設酒食處之之道如陳安卿書所云當矣
此則已赴他喪所處之宜耳最是已當喪而待
客欲反今之弊俗而合古之禮意其間曲折至

爲難處者多故前云其說甚長今不敢輒云
觀曾子問變禮處有許多曲折而聖人隨問響
答曲當甚善則學者平時議禮變難措處以素
明於胷中非不可也嘗聞橫渠張夫子之言曰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
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葉平巖曰變
者權宜之事也自非見理明制事精者不足以
與此云云 如滉見理不明胷中無制事權度而
妄有論答於此等變禮正犯橫渠之戒試一鑑
裁切勿示人

與金士純

除夕得見垂慶之詩爲幸則多矣但第二詩出入朋來以下甚善其餘皆涉不近之語非倫之擬不謂吾君所見亦如金而精未有實地可據也古人云爲己爲人本一事君爲人之言如是虛夸則其自處虛夸亦可知矣此非小病頃嘗痛斥而精之病根不畱其書稾以示君也

與金士純別紙

日到角上天已過一度士純疑之以謂經星爲天體天過一度是角已過一度矣何以云日到

角上
此只就六合儀三辰儀看甚分曉蓋六合儀有
角星躔標三辰儀有角躔次六合者元定不動
三辰者不停一刻今日天與日皆從角起此時
兩儀之角與日同在一處一日一周而日到角
上者到六合儀之角標處也天過一度則三辰
儀之角次巳去日一度矣明日天過二度則角
去日又二度矣蓋要就太虛空裏考驗天象必
有定體不移之躔度然後可考運行不停之躔
度此璣衡所以有六合三辰二儀而天體之角

星雖曰與日遠於日行則猶云日行到角上也然而所謂角星躔標者固以角星所纏之度爲標而驗日到此躔之刻然就其度內而觀日到之處則亦隨日長短而有或上或下之不同日漸長則漸上漸短則漸下要皆在角度中故可通謂之到角上也

答金士純丁卯

累奉貽書良荷勤遠仍悉高樓霞上講讀有緒甚慰所望滉病雖似差息病根猶未剗除少失調攝輒復發動昏憊倍劇不意 嚴召適下名

非衆例　辭旨非常行止之決比之年前益有
難處者秪以　華使來緩故姑欲留調待差臨
使來赴都以此答方伯移文問行期耳然其實
病差未卜一行難必況浮議多端使拙者無以
措躬而旁觀指目者堵立一入都門百事皆難
恐不如守吾太玄之爲愈也傳聞諸公卿亦不
以必來爲意故初得免抄乃爲洪相拈出以至
於此無分毫有益於公家而竟使病蹤顚頓狼
狽如此其意誠不可曉也近日　力疾獨至陶山
羣芳爛熳而窻外小梅皎如玉雪團枝不受變

於年華信老泉所謂有所感有所激者也書不盡意臨風依然

答金士純 戊辰

滉自去秋來爲世所擯不遺餘力自謂此後無復有前日驅迫事不意一二後進中不入時宜人於 榻前隨意拈出大作稱揚指擬非倫以熒惑 天聽致令 聖朝有夸張落虛之事此非獨滉欺天彼爲是者欺天亦甚矣尚賴中間有停待日溫之 旨故幸紓目前之急然反覆思之滉從前病廢臣職與諸般罪過不可不自

陳於 新宁之前而隱然冒進未免歷舉前後
累疊拜一疏章以自劾請停罷 召命仍乞致
仕去訖旋復承奉有 旨書狀又以 天使正
月內似當入京促令上來則不計寒沍矣當此
時作行恐死中路又上辭狀一時並達于 朝
或致觸發駭機皆未可知不知古今許多人中
復有世患如我者否乎所云 綸言非有 旨
乃 教書也然觀行詞人意非有他也乃不審之
故耳何敢輕議惟冀珍勵不宣

答金彦純 明一 士純

流聞時議一向夸虛擬指非倫更不可聞勢必陷入大罪而後已甚可怔痛奈何奈何緣此舊患心氣日覺增病尤悶示及學舍事滉自揣不給何暇知此等閒事耶第以事理言之書堂之名稍讓於書院共圖成之豈不甚好或者勿欲効颦之說不可曉也其或一縣或一里可否之決則當視其事力規模之合宜者而定之所云來者衆不可以私建而相拒此說最爲得之此在僉見已明因而定行勿云鄙人作如何主張也爲幸醴泉書院祠尹公事伯純來問初漫依

報及看其集倭佛已甚尊祀極未安亟作書因便寄去勸其姑勿建祠只立書院不妨未知彼中諸議以爲如何耳倦草不宣

答金士純改葬問目

丘氏曰前期一日告于祠堂云云墓所若近則此禮固也若在遠則其告廟節次當如何或云當先定遷墓之日主人臨行告廟而去或云主人先去墓所經營葬事及其葬前一日令在家子姪代行其禮二說是否何如

似兩可

丘氏曰旣葬就墓所靈座前行虞禮云云但言行虞禮而不言三虞此與初喪襄事不同故虞止於一否緦三月內別無行祭之禮否

虞祭則只一三月內別無行祭節次

丘氏曰祭畢撤靈座主人以下出就外所釋緦麻服素服而還云云禮衰麻不去身比葬若服緦則宜着不當去身而釋之而還何耶

在途素服則還家當服何服而終三月乎

疑仍服素

在官者與士庶不同國有七日之制七日之

後不許三月之服則如何或云出仕用吉服

居家還服素此說何如

居家則服素爲是

丘氏曰改葬緦子與妻也云云所謂妻者莫

是子之妻一否死者妻一否但云子與妻而不及

女何也

所謂妻子之妻也女在其中

丘氏曰三月而除云云除時別無除服節次

否

未詳

若同葬父母則先輕後重奠情故也改葬啓
墓時亦當先啓母出棺改殮時亦當先殮母
否
皆當先
按丘氏之禮則葬時服緦麻既葬易服而還
更無服緦節次而乃曰三月而除所謂除者
除何服也
丘說可疑然恐有所據豈不以既葬非如見柩
時而仍服麻似無漸殺之意故只服素食素而
持緦服之意在其中至三月而止以爲終服之

節也歟

答金士純問目

韓文改葬議曰或曰經稱改葬緦不著月數則三月而後除也子思對文子則曰旣葬而除之今宜如何自啓至于旣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而終三月按此說則宜若服緦終三月而丘氏乃謂素服而還何也二說牴牾未知何去何從

安知韓公所謂除不與丘說同耶然未敢質言

初葬則有魂帛爲之主改葬則無魂帛於靈

座中設紙牓乎只設靈座乎

似只設靈座

妻亡無後及妹在室成人而死則題主時屬稱旁題將何書之而可或云無旁題則神無所依或欲設紙牓祭妹此說何如

示事皆禮之變處禮之變聖賢猶以爲難昧者何敢妄議於其間乎然以所示諸說言之書亡室某封某氏而不書旁題者似爲得之蓋旁題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乃朱先生說也亡欲代以故字鄙意果如此未知是否無封則稱鄉

貫其於妹也亦然亦以右例書故妹云云而無
旁題蓋旣稱爲妹則固神之所依何必旁題而
後可依耶旁題乃尊敬之禮不宜施於此等也
紙牓之說亦恐太忽畧耳

答金士純 己巳

謂君已發行忽此承問開豁深矣將涉遠道枉
輿再過豈可得耶滉自面别以後畏寒入溪窩
朝夕不廢存省靜中頗有新功只以衰劣特甚
不能十分刻勵加工恐遂洪汩爲憂耳立脚之
論能慮至此可不至墜墮幸甚幸甚至於欲聞

其道則非老拙所能及也但延平所稱諸宮梅花詩最可賞味雖云在位者義有所不能盡如此者然大槩不可無此意耳近聞玉堂劄論劃勳事甚憂慮而不敢言耳大學圖蒙示云云爲幸其小樣影子一幅依樣塡書一幅近已寄安道處令待君傳上須以其樣審度大小之宜好處之非謂必依其式也寯兒似聞除奉化此縣非但太近親舊滿境其田與妻親田過十結若換他則不妨不能換則萬無行任之理不如早辭罷而受准期之責也

答金士純

頃得惠書積思頓豁獨賢之勞遠想亦知其必然飢僮羸馬不擇晨夜誠是難堪然朱先生教以受人打罵處劉平父長處逸樂非人之福安知天意不以是玉汝於成乎須以忍辛耐苦鼻吸三斗醋爲心則其於動心忍性豈不有增益程子所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者眞有味也今之仕者一入　君門便未有出脫之期若以袞冗爲辭欲俟他日而爲學恐向善雖切終無以得此門路也然亦別無對病良藥一服可已

沈痼之疾只如來喻向裏用功振勵自新八箇
字自好但不知所謂用功者何功自勵者何勵
愚以爲莫要於敬義夾持思學相資也然而欲
用功自勵於此事者亦無塊然守此而有成之
理況徒有慕向之心不肯直前行得數步每有
等待之意不能當下體得一刻但如此時時自
顧慨然發嘆而已雖與全不向道者有間恐無
以大相遠也此在高明皆所自知惟十分勉強
爲善耳所云事其人非無隙光勺水之稱而猶
如此其他可知然非獨今時自古每如此亦不

足帷唯恐吾輩所以處此時義者不能如詩所
謂我思古人俾無訧兮者耳鄭棨川竟至遭喪
痛不可言紙盡不宣

答金士純問目 庚午

在途遭兄喪飯含之具不能備禮瞑目 握手
亦裁布假用到家大殮之時依禮作二件物
事安之於當面手處此等事出於臨時杜撰
未知是否如何
逆旅倉卒臨時杜撰勢所不免

在途喪未殮殯設兄弟過四日亦未成服到

家殯殯後一日方成服而第念奔喪者至家四日方成服則此雖非奔喪之例以兄嫂觀之則聞喪而喪未至亦猶奔喪而未到喪次者也喪至之日大殮則雖卽爲之其儀節則一依始死之禮第四日成服如何

當如是

成服後始行朝夕奠禮也途中不殮未服而日數已過四日不忍廢奠將生時路次所用之物食時乃上食此亦徑情直行是否如何

亦當如是

婦人服制朱子家禮似無明文瓊山儀節有
大袖長裙蓋頭腰絰等服依此製服未知果
合於古而不戾於今否
今按家禮楊復註婦人亦用大袖長裙蓋頭而
無經帶之文云云然今於家禮本文亦未見三
物之文只依丘氏禮爲宜
兄弟當服齊衰而今不用其制只以素帶爲
服甚無謂也衰裳之制今不可必行否
兄弟服如所示豈不善哉但病庸無狀凡期功
以下諸服皆不能如禮只從俗過了今承示問

不知所以爲對縮恧歎服而已曾聞領相李浚慶行其伯判書公服頗采用古制未知何如聞見可知矣且聞凡事有父兄在則皆當稟行此意亦當謹之乃爲得之

服祖父母喪而赴擧者程子旣非之則兄弟之喪同是朞服也冒哀赴擧於義何如舍弟會試後遭兄喪將不入　殿試或謂堂有老親不可徑情而行故且强爲赴試計耳

程子只云祖父母喪不云兄弟喪非遺忘也其間必有差間故也但　殿試在成服前則似未

安

免新或謂過一月後爲之無妨或謂易月之制雖過兄喪若在淺土則不可爲云未知是否如何

免新在匝一月之後爲之恐未爲害也

答金士純

令伯星行出於不意身勞稽慶　王事私幹有時不相謀至於如此亦理勢然也第以公之所處言之奉　召旨後雖或未免延滯幾日然此則未承之前日數已多旣承而又多留日則無

乃益未安乎恐不參慶席之欠不足以尼此義也至於乘馹雖有新法令既有 特命身在外不得如李承宣之辭則如 旨而行恐無不可如是則尤不可不速行也如何如何有 旨到日奉置案上行四拜上跪展讀復下行四拜為當

答金士純問目

史職主記君舉也容貌辭氣之間亦當審視而詳記可也而今則入侍之臣皆俯伏不敢仰視若其言行之大者猶可記至於察言觀

邑之道則闕如大非記事之體也頃者史官
或有論 啓終未定坐侍之禮今欲再請未
知可否
史官俯伏難記盡曲折示諭固然 上即位初
嘗有 啓請者非獨史官凡侍講者皆 許擧
頭坐未幾諸臣漸自成俯伏如舊或有更以爲
請者 睿旨以爲不可而止云云今再擧請恐
難得也蓋以是爲有慢上之嫌安得强請耶若
其初得 許時謹守不變則可遂成故事而諸
臣自壞之可惜

據事直書史法也而今則定褒貶於一人一事之下蓋事有先後之殊人多貞黷之異何可一筆勾斷若隨事直述使是是非非各有所歸則功罪不相掩善惡不相蒙後世之公論仍可定矣或欲行此法而爲上官者督令一筆勾斷如上云云則如之何堅守不回期於行志亦無所妨否

據事直書而褒貶寓其中自春秋聖筆外諸爲史當守此法其間還有善惡明著記載無漏而或須有當抑揚褒貶處則又不必盡不爲褒貶之

也至於今所聞者則初不知其人善惡如何
實如何頓無可據之實而强令初入之官作爲
一筆句斷之語以擬萬世傳信之定此何等法
例也所聞雖如此然實錄局所見史冊亦無此
等法例所書但見逐日事略如朝報所播而已
此又不知何故恐史禍後致令如此也今若欲
改此弊則閣館同議改之則可在下僚獨行已
志必不可也

妄名世以直筆死職當有褒贈之典而尚未
之舉爲史官者不當 啓請否

安名世褒贈頃嘗有請之而不得者況史官請
之尤似不便
經筵奏事之時史官例皆禁嘿不言此是恩
不出位之義乎抑亦自嫌於微末而不言否
時有所當言之事而人無言者則如之何至
於夜對清讌之間　天顏咫尺尤欲暴白無
隱也
經筵言事自有其職者史官當謹守其職不可
出位而自請言事也向者禹景善亦有此意恐
非所宜又來諭　經筵奏事奏字　本國避

證一本作訂

皇朝不用此字代以啓字不可不審也
史院之風只委責於下番一員而他無所預
國史之不信亦以此也且新進之士茫不知
朝廷是非肆筆瞶瞶不知所書其所記者不
過陰晴朝報而已欲革是弊使奉教以下輪
日入番一員一番所記入員齊會一堂商確
參證刪定無疑然後入時政記則庶可矣
委責下番以致失職此莫大之弊必如所諭更
弊而後可庶幾然此亦非初入下僚所能爲稍
俟陞遷可措館事之位然後禀于諸堂上而處

之如何

古有太史之官皆以久任爲職故能成一代信史如班馬等史是爾後世則不然所謂史官者未必眞得其人而遷叙無常迭出迭入人懷苟且莫肯尸責如此而欲成信史難矣今日之計恐擇才爲先擇才而又必久任然後庶或可也

擇才固善久任之議必不得行於今適取迂闊之譏不如勿云也

答金止叔圻○己巳

於尊屬服制今人多疑問然吾嘗疑古人雖嚴嫡庶之間只以其分言之至於骨肉之恩則嫡庶無異故不分差等古既如此故吾東 國典亦不敢分差等今豈敢臆決以爲當如何處之耶惟在自度處之耳若庶母則古人妾御良多其恩義似泛且無骨肉之恩故制服如此安可與天屬之親同之耶然此皆愚見妄言之不敢必以爲然須更問知禮者處之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書退 十九